开启马王堆文献宝库的管钥钤键

陈伟武

马王堆汉墓发掘一转眼四十多年了，相关研究早已成了有国际影响的学问，甚至有学者提出要建立“马王堆学”。马王堆简帛文献的规模和价值，足以与学术史上著名的西汉孔子壁中书和西晋汲冢竹书相媲美。湖南省博物馆、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和中华书局三方精诚合作，2014年出版了裘锡圭先生主编的《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》（下称《集成》），堪称马王堆简帛研究的丰碑。在此基础之上，湖南省博物馆授权，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刘钊先生主编的《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全编》（下称《全编》）最近正式出版，可说是马王堆简帛研究的又一里程碑式著作，值得热烈庆贺。

初读之余，我觉得《全编》的特点有三。一在于“清”，材料通盘清理，图版高度清晰。此书取材于《集成》。《集成》是迄今为止马王堆汉墓文字资料最为齐备的著录书，而《全编》则对所有简帛文字原始资料作了通盘的清理。书前《凡例》中两条与字形图片有关。第二条：“本编字形绝大多数据《集成》高清彩色照片切图，少数字形（主要集中在医书、医简、三号墓遣册等篇目）据更为清晰的旧著录图版切图。”第三条：“本编收录字形以完整、清晰者为首选，同时兼顾不同篇目和字形。”由此可见编纂者之用心良苦。有些古文字书的古文字形图片，乍看之下就像一块块黑豆腐，而《全编》字形图片处理技术先进，清晰度高，读起来赏心悦目。《全编》每一简帛字形都注明出处，采用了“篇章简称+行号+行字序”的标号方式，简明而精细，甚便检索覆核。古文字资料数据化是时代潮流的大方向，此书与电子数据库配套成龙，相辅而行。纸本工具书依然有其不可替代的优点，照顾了传统的阅读习惯，减少了电子书伤眼劳神之弊。帛书印文（包括反印文、渗印文和倒印文）对帛书重新整理释读有着重要的作用，近年复旦大学古文字研究团队诸位学者在这方面多所建树。《全编》对利用印文考释帛书的最新成果已有充分吸收，但在字形图片的裁择上，只选取了字迹清晰者四例，体现了科学严谨的精神。

二在于“精”，精湛的学术水准，精心的锻造，是此书最重要的特质。《全编》原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的结项成果，经长时间的雕琢加工，不断修订完善，一字一图的取舍编排，按语的措词定夺，处处可看出编者的造诣和用功。主编刘钊先生为古文字学名家，著作等身，对马王堆汉墓文物文献有着持久而湛深的研究，如论文就有《马王堆帛书〈五十二病方〉中一个久被误释的药名》《马王堆汉墓简帛文字考释》《关于马王堆和张家山出土医书中两个词语解释的辨正》《释马王堆帛书〈日月风雨云气占〉中的“木剽”和“没戟”》《〈马王堆天文书考释〉注释商兑》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〈杂疗方〉校释札记》《马王堆汉墓帛书〈杂疗方〉考释一则》《读马王堆汉墓帛书札记一则》等，近年还有研究马王堆数术文献及兵阴阳的新成果在学术会议上宣讲，尚未正式刊出。《全编》体例精善，而编者团队为目前古文字学界一时之选，研究马王堆简帛创获甚丰，沉潜多时，焚膏继晷，博采海内外学者百家之说，益以新见，炼铜铸剑，终于打造了《全编》这一研究马王堆文物文献的利器。为了说明马王堆简帛文献中字词之间形音义的关系，编纂者时加按语，要言不烦，是此书学术含金量最高的部分，学养、才调、眼界均可从按语裁断中体会到。例如，“圩”字下按语：“从土于声，‘盂’字异体，与后世字书中训为‘圩田’、‘圩岸’之‘圩’字同形。”（页561）“盗”字下：“从皿次声，帛书中用作‘齑’，与‘盜’字的简体‘盗’同形。”（页567）“傎”字下：“‘货’字讹体，‘匕’、‘贝’二旁粘合后讹作‘真’形。”（页734）“郤”字下收有“”形，加按语说：“《说文》：‘郤，晋大夫叔虎邑也。从邑、谷声。’此字从晋声，应即晋国‘郤氏’之‘郤’的专字。”（页748）“晳”字下：“据帛书辞例应是某种神煞名，音义待考。与‘皙’字异体‘晳’同形，二者非一字。”（页769）“莤”字下：“/糟字异体，与《说文》卷十四酉部训为‘礼祭束茅，加于祼圭而灌鬯酒’的‘莤’字同形。”（页825）……类似如此的精彩按语俯拾即是，往往指出马王堆简帛文字合于《说文》之重文，如古文、籀文、俗体等等，或指出简帛文字构形的特殊之处，如某字为某字之异体、省体、讹体、同形字、分化字等等。或将构形上溯至战国文字，或结合秦汉文字的一般用字习惯和演变规律作说明。

马王堆简帛文献数量巨大，内涵丰富，值得长期研究，其中的疑难问题更是短时间内无法一一解决，《全编》成了深入解读马王堆简帛文献，解决种种疑难问题的管钥钤键。马王堆简帛文献的内容性质比较复杂，各种著作的撰作年代早晚不一，如帛书《周易》可早至西周晚期，遣策又迟至西汉初期，但主体应是战国秦汉的文献。《全编》的完成和出版，不仅仅对汉字发展史研究有重要意义，对上古汉语词汇的断代描写及历时发展研究，也将起到积极推动作用，对目前学界比较重视的古汉语字词关系研究也将大有裨益。此书对考古学、历史学、语言学、文字学、文献学等多种学科的专业研究者而言，多有帮助，而且能为书法研究和普及工作提供足以取法的素材，对书法篆刻艺术爱好者而言，也是可靠实用的工具书。

三在于“情”，真情奉献，合情合理。编者团队和编辑出版者对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献文物充满感情，为此书的编纂问世倾注了大量心血，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令人感佩。《全编》编者既尊重研究者专业研治的需求，又富于同情心，兼顾到一般读者阅读的便捷程度，在不伤害学术性的条件下，在具体材料的斟酌去取之间做到合情合理。如对字头的分合，字形隶定的宽严相济，对字词关系的揭示，真正做到文字学、语言学、文献学的原则与工具书性质的辩证统一。现在各类文字编很多，有些书虽然印刷精良，而内容空洞，定价昂贵，徒然增加读者的经济负担，让人叹息。

《全编》从2010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正式立项，到现在公开出书，整整十年，正好应了“十年磨一剑”的古话，可知编者团队和编辑出版者的严肃和艰辛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读者对《全编》的学术价值和实用价值必将有着越来越深刻的体认，而不认为小文对《全编》的推崇是溢美的饶舌。

本文原载于《中华读书报》（2020年02月26日第10版：书评周刊·社科）